

閩中女兒今何在

適逢母校建校九十周年校慶，請我主持一個教育論壇。

重回舊地，是一種很超現實的感覺。這個地方，凝聚了我少女的時光，也是教育我由家庭走入社會的搖籃。我的母校在半山，早上夠鐘上課時立即就會響鐘關上大閘，遲到就會記過。我們這些貪睡的孩子，每天都在大路下的一條捷徑，背着大書包，以風一般的速度，在最後一分鐘趕入校園。

從那時候的舉步如飛，到現在的寸步為艱，中間已經過了幾十年。以前的校長讓人見而起敬，現任的校長卻待我如上賓，還特地找到我畢業那年的同學錄，送給我作記念。畢業照內一張張年輕的面孔，滿面稚氣。那時不許燙髮，同學們大都拖着兩條大辮子，這是一群屬於另一時空的青年人。她們正在準備踏上征途，神情是那般充滿期待，對前程滿懷憧憬。當中有不少佼佼者，曾經在社會上叱吒風雲，可惜多人已經撒手塵寰。滾滾紅塵，驟然回首，不知閩中女兒今何在？

現在的校園面目全新，一片清新氣象，但是再也不是我的校園。很多過去的事物，只可以在腦海中留存，而記憶中的時空，永遠都與此時此地的境況，有點似曾相識卻又似是而非的疑惑。

身處同一空間，中間卻相隔了數十年，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。畢業後忙於生活，完全沒有回來探過母校，但是心中永遠知道半山上有一座我的校園，那裡收藏着我成長的經歷。我一向以為自己是個健忘的人，很多人和事，以為都忘記了，誰知道回到原位，舊事便一宗宗地浮現出來，讓我感到無限親切。

這次學校給我的講座專題是〈離不開的牽引—孩子成長與家庭的關係〉，其實那離不開的牽引，同時包括學校與家庭。

對孩子來說，家庭固然重要，但是學校是神聖的，那不單止是個學習知識的地方，更是一個家外之家，一個學習做人的地方。從每天大清早趕關閘，我學到紀律；從老師讚賞的目光，我學到自信；從老師的不悅，我學會驚惶。同學的情誼，讓我學會珍惜同輩關係；同學的拒絕，讓我嚐到天塌下來的滋味。

中學六年的生活，也打造了我人生的態度和執着。其實我有一段時間因為舉家搬去澳門，我也轉學到澳門。只是我無法忘懷自己心愛的老師和朋友，離開兩年，又死命的要申請回去。但我轉讀的是英文中學，考英文沒問題，數理化就落後了。為了考上這個入學試，我的老師和老同學都費盡心思，天天幫我補習功課，給我打氣，好不容易讓我排除萬難回到原來的班級，才最後趕上與同學一起畢業。

這個掙扎讓我學會相信奇蹟！

孩子在成長的旅程中，或多或少都會經歷一些家庭的變化、挫折、和難以排解的焦慮。在這個時候，學校更是孩子的避難所，一份高質素的校園生活，可以給有需要的孩子帶來穩定和安全感，重重地彌補了孩子在家庭中的不足。

問題是，有需要的孩子往往很難投入學校生活，他們會出現各種行為和情緒問題，不受老師和同學歡迎。

一個企圖自殺的青年人對我們說：「我不小心告訴學校自己想自殺，結果就引來一個又一個專家，重複地問了很多問題，最後我就發現自己在精神病院內，手腳被縛！」

這個故事的教訓，她說：「就是從此不要隨便向人透露心事！」

美國 CBS〈60 分鐘〉時事節目曾經介紹過一位校長，她的學校位於紐約的貧民區。學生大都來自問題家庭，打架、吸毒、謀殺是他們生活的常態，社會學家都認在這些地方長大的孩子，大都會重複這種地區文化，很難突破。但是這位校長所領導的學校，卻出了很多專業人才，包括社工、心理學家、律師，都是為群眾服務的行業。

問起她是怎樣辦到的，她說：「我對我的學生說，我不管你在家中需要面對什麼困難，在我這裡，你的責任就是做學生，我保證你有一個安定的學習環境，你也要負責做個成功的學生！」

我很喜歡引用校長這段話，這其實不只是一段話，而是一種辦學態度，一種對症下藥的智慧，也給困擾中的孩子亮起一盞明燈，讓他們把學校當作安全和滋潤的空間。

校長的哲學，也重重地影響了我在家庭治療的概念。在一項與學校合作的計劃中，對於一些出現問題的學生，我會邀請校方與我們一起進行家庭評估，先去了解孩子的家庭狀況與孩子的問題有什麼關聯，從而計劃我們怎樣跟進。一般的操作是由我們跟進家庭，學校就集中協助孩子安心上學，分工合作，然後約定日子，再交換雙方的進展。我們發現，這樣的安排讓校方和我們家庭治療師都可以各展所長，發揮最大作用，而孩子的問題，也更加有效地獲得處理。

我們的團隊正在分析這個項目的臨床資優，寫成文獻以供參考。

突然醒覺，這次我來，不是學術交流，而是重訪一次自己那埋藏已久的學生時代，色彩依然。